

四方形的盒子上竖立着长约三十公分的棍子，棍子上套着直径数公分的圆圈，形状很像那种套圈圈的玩具；不同之处是盒子牵着电线附带的开关。

“这是什么玩意？”草薙仔细打量着说道。

“你最好不要碰。”岸谷在一旁提醒。

“没关系，要是碰了有危险，那家伙不可能就这样随便搁着。”草薙啪地打开开关，套在棍子上的圆圈，顿时飘然浮起。

“噢！”草薙霎时愣住了，圆圈浮在空中，缓缓摇晃。

“你把圆圈往下压压看。”后面传来一个声音。

草薙回头一看，汤川正抱着书本和资料夹走进室内。

“回来了，去上课吗？”草薙边问边照汤川说的用指尖压下圆圈，但还不到一秒就把手缩回。“哇！好烫！怎么这么烫？”

“我当然不会把碰了有危险的东西随便乱搁，不过先决条件是，碰那个的人懂得最基本的理科常识。”汤川走到草薙身旁，关掉盒子的电源。

“这就是高中物理程度的实验道具。”

“我高中时有没有选修物理。”草薙猛朝指尖吹气，岸谷在一旁吃吃笑。

“这位是？好像没见过。”汤川看着岸谷问。

岸谷收回笑容肃然起立，欠身鞠躬。

“敝姓岸谷，有幸和草薙先生一起工作。我已久仰汤川老师的大名多时，听说您也曾多次协助警方办案，伽利略大师的称号在我们一课也是响叮当。”

汤川皱起眉头，拼命摇手。

“拜托你，千万别那样喊我。更何况，我并不是喜欢帮忙办案，只是看不下去此人毫无逻辑的思考方式，所以忍不住插嘴。你和这种人一起行动，小心也会被传染大脑硬化症。”

岸谷忍不住扑哧一笑，挨了草薙一个大白眼。

“你笑得太过分了。说是这样说，你自己还不是解谜解的很高兴。”

“有什么好高兴的，托你的福害我的论文毫无进展。你今天该不会又带着什么麻烦的问题来烦我吧？”

“你不用担心，我今天没这个意思，只是正好经过附近顺便来看看。”

“那我就安心了。”

汤川走近流里台，将水壶装满水，放在瓦斯炉上，好像又打算要喝那种即溶咖啡。

“对了，旧江户川发现尸体的案子解决了吗？”汤川一边往杯中放咖啡粉一边问起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负责侦办那个案子？”

“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。你被叫走那天的晚上，电视新闻就报道了。看你闷闷不乐的表情，调查工作显然没什么进展吧？”

草薙皱起眉头，抓抓鼻翼。

“哎，也不算完全没进展，已经锁定了几个嫌疑犯，会渐入佳境的。”

“噢？嫌疑犯啊。”汤川似乎没什么兴趣，只是随便听听。

于是岸谷也从旁插嘴，“我认为，现在的方向并不正确。”

“噢？”汤川说着瞥向他，“那你是对调查方针有异议喽？”

“不，也谈不上异议啦……”

“不用你多嘴。”草薙皱起眉头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“你应该没必要道歉吧？在听从命令的同事，产生个人意见是正常反应。如果没有这种人，事情就很难合理化了。”

“这小子批评调查方针，才不是基于那种理由。”草薙无奈地说道，“他只是想包庇我们现在盯上的对象。”

“不，不是这样。”岸谷结巴了。

“行了，不用掩饰了。你很同情那对母女吧？其实要我说真心话，我也不愿去怀疑那两个人。”

“听起来好像挺复杂的。”汤川笑嘻嘻的来回审视草薙和岸谷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复杂，遭害的男人有个早就离婚的老婆，案发前据说他正在打听前妻的下落。所以只是按照惯例要确认一下她的不在场证明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那她有不在场证明吗？”

“唉，问题就在这里。”草薙抓抓头。

“奇怪，怎么好像突然有难言之隐。”汤川笑着站起来，水壶已喷出水蒸气。

“两位都喝咖啡吗？”

“那就麻烦您了。”

“我可敬谢不敏。那个不在场证明怎么看都有点可疑。”

“我倒不觉得她们说谎。”

“别说这种无凭无据的话，现在还没查明真假呢。”

“可是，告诉组长电影院和拉面店无法查证的不就是草薙先生吗？”

“我没说无法查，只是说很难查。”

“我懂了，那个有嫌疑的女人，生成她在犯案时刻待在电影院吗？”汤川拿着两个咖啡杯走回来，其中一个递给岸谷。

“谢谢您。”岸谷说着瞪大双眼似乎愣了一下。八成是因为杯子太脏，草薙忍住笑意。

“光说在看电影，这的确很难证明。”汤川坐回椅子。

“可是后来她们还去唱KTV，这个倒是有店员可以清楚证明。”岸谷用力地说道。

“那也不能因为这样就不管电影院的部分，况且也有可能是犯案后才去唱歌。”草薙回应。

“花冈母女看电影的时间是晚上七八点，就算地点再怎么偏僻，也不是杀人的理想时段。而且不只是杀人，还得替死者脱衣服。”

“这我当然知道，但如果没有排除所以可能性，就不能断定她是清白的。”尤其不可能说服那个顽固的间宫，草薙心想。

“我是不太懂，不过听两位的对话，好像已经确定犯罪时间了。”汤川插嘴质疑。

“解剖后，判定死亡时间应在十日傍晚六点以后。”

“对一般老百姓，用不着滔滔不绝地透露那么多。”草薙提醒他。

“可是，汤川老师过去不是也帮我们破过案子？”

“那只是在案子涉及灵异谜团时，这次的案子跟外行人讨论也没用。”

“我的确是外行人。不过你最好别忘了，你们现在的闲谈场所可是我提供的。”
汤川悠然的饮着即溶咖啡。

“知道了，我走就是了”草薙从椅子起身。

“当事人自己怎么说？他们无法证明去过电影院吗？”汤川拿着咖啡杯问。

“他们好像还记得电影情节，可是谁知道那是几时去看的。”

“票根呢？”

听到这个问题，草薙不由得回看汤川的脸，两人四目相接。

“还在。”

“嗯，从哪拿出来的？”汤川的眼镜一闪

草薙轻笑一声。

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通常没有人会小心保存票根那种东西。如果花冈靖子是从柜子里拿出来的话，就连我也不得起疑心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她不是从那种地方拿出来的喽？”

“起先，她说票根应该已经扔掉了。没想到，她抱着碰运气的心态一打开当时买的电影简介，就发现票根夹在里面。”

“从电影简介里找到吗？也是，这的确没什么不自然。”汤川交保双臂，“票根上的日期是案发当天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不过就算这样也不能证明他们看了电影。说不定是从垃圾桶或哪里捡来的票根，也可能买了票，却没进入电影院。”

“不过不管怎么样都表示，那个涉嫌者的确去了电影院或附近。”

“就是因为这样想，我们今天才会从一大早就开始四处打听，看能不能找到目击者。结果那天负责检票的女工读生今天休假，我们还专程去她家，所以回程才会顺道来你这里坐坐。”

“看你的表情，显然没有从检票小姐那里得到有利情报。”汤川扬起嘴角笑了。

“因为事隔多日，况且她也不可能一一记住客人的长相。不过我打从一开始就没抱指望，所以倒也不会特别失望。好了，看来我们好像打扰到副教授了，也该告辞了。”草薙说着，拍拍还在喝咖啡的岸谷背部。

“好好干啊，刑警大人。如果那个涉嫌者就是真凶，那你说不定会有苦头吃了。”

汤川的话，令草薙转身。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刚才不也说了吗？如果是一般人，不会连用来当作不在场证明的票根该收在哪儿都注意到。如果她是算准了刑警会来问所以事先夹在电影简介中，那她显然是棘手的强敌。”说这话时，汤川的眼中已毫无笑意。

草薙点点头，“我会留心的。”

“那我走了。”说着他就要走出房间，可是开门前又想起什么，再次转身。

“对了，嫌疑犯的隔壁住着你的学长喔。”

“学长？”汤川讶异的侧首。

“是个高中数学教师，姓什么石神。 he 说是帝都大的校友，所以我想应该是理学院的。”

“石神……” 汤川喃喃复诵一遍后，镜片后的眼睛突然睁大，“是达摩石神吗？ ”

“达摩？”

“你先等一下。” 汤川说着就消失在隔壁房间，草薙不禁和岸谷面面相处。

汤川立刻就回来了，手上拿着黑色封面的档案夹，他在草薙面前打开档案夹。

“是不是这个人？”

那一页排列着许多大头照，都是看似学生的年轻人。页面上方，印着“第三十八届硕士课程修毕生”。

汤川指的是个圆脸研究生的照片，面无表情，吸入横线的眼睛直视前方，名字是石神哲哉。

“啊！就是这个人。” 岸谷说，“虽然年轻很多，但绝不会错。”

草薙用手指遮住大头照的额头，点头同意。

“没错，现在头发比这时更稀薄，所以我一时没认出来，不过的确就是那个老师。是你认识的学长吗？”

“他不是学长，他跟我同届。当时我们学校理科生从大三才开始区分专攻领域，我选择了物理学，石神则选了数学。” 汤川说着闭起档案。

“这么说，那个欧吉桑也等于跟我同年？真没想到。”

“他从以前就比较老气。”汤川咧嘴一笑，旋即露出以外的表情，“老师？你刚才说他是高中老师？”

“对，他说在当地的高中教数学，也秉仁柔道社的顾问。”

“我听他说过，他从小就学柔道，他爷爷好像开了一间柔道馆吧。不，撇开那个不谈，那个石神居然当起高中老师……你没弄错吧？”

“怎么可能弄错。”

“是吗？既然你这样说，那应该是事实吧。一直没他的消息，我还以为他在哪个私立大学做研究，没想到他居然当起了高中老师。那个石神当然会……”汤川的眼神有点虚无。

“他以前真的那么优秀吗？”岸谷问。

汤川呼的吐出一口气。

“虽然我不想随便用天才这个字眼，但这个字眼应该最适合他。听说还有教授指示，他是五十年甚至百年难得一见的人才。虽然选的学系不同，但他的优秀程度连我们物理系都有耳闻。他向来对利用电脑的解法没兴趣，总是半夜还窝在研究室，单凭纸笔挑战难题。那个背影给人的印象太深刻，不知不拘间甚至赢得达摩这个称号，不过这当然是表达敬意的称号。”

听了汤川的叙述，草薙感到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他一直以为眼前这个朋友已经够天才。

“既然那么厉害，怎么没去当什么大学教授呢？”岸谷又问。

“这个嘛，大学这种地方也有很多内幕。”汤川难得说话吞吞吐吐。

想必他自己也常对无聊的人际关系感到压力吧，草薙暗自想象。

“他看起来还好吗？”汤川看着草薙。

“我也说不上来，外表是不像病人，可是跟他交流之后，还是让人觉得捉摸不定，又好像不通人情……”

“令人看不透，对吧？”汤川苦笑。

“没错。通常看到刑警来访，不管什么人至少都会有点惊讶，或是有点狼狈，总之一定会有什么反应，可是那个人却毫无表情。好像对自己以外的事都漠不关心。”

“除了数学之外，他什么都不关心，不过其实那样也自有一种魅力。能不能告诉我地址？等我改天有空时再去会会他。”

“没想到你居然会说这种话，还真稀奇。”

草薙掏出手册，把花冈靖子住的公寓地址告诉汤川。物理学者抄下地址后，对杀人命案似乎就失去了兴趣。

晚间六点二十八分，花冈靖子骑着脚踏车回到家，石神透过房间窗户统统看在眼里。他面前的桌上排放着写有大量数式的纸张，和这些数式格斗是他每天从学校返家后的日课。不过，难得柔道社今天不用练习，这项日课却毫无进展。不只是今天，这几天一直如此，他逐渐养成在家里静静窥探隔壁动静的习惯。他在确认刑警有无来访。

刑警们昨晚好像又来了，是那两个以前也来找过石神的刑警，他还记得警察手册的证件上印着草薙这个姓氏。

据靖子表示，他们果如预期地来确认电影院的不在场证明。他们问靖子在电影院里有无发生什么印象深刻的事？进电影院和出来后，或是在电影院里有没有遇见谁……等等。

警方完全没问起KTV的事，可见已经查证过那部分。不过他们当然查得到，因为石神是故意挑选那个场所的。

靖子按照石神只是的顺序将票根和买简介的发票都给刑警看了，除了电影情节，对于其他问题，她一概声称想不起来，完全照石神事前的指导行事。

靖子表示刑警后来就这么走了，但他不相信他们会轻易放弃，会来查证电影院的不在场证明，或许该解释为：警方发现了足以怀疑花冈靖子的线索，那会是什么样的线索？

石神起身拿起外套，带着电话卡和皮夹、房间钥匙出门。

正要下楼之际，下面传来脚步声。他放慢步子，微微垂头。

走上来的是靖子，她似乎没有立刻发现站在眼前的是石神。知道快要错身而过，才赫然停下脚步。连一直低着头的石神也感觉得到，她好像想说什么。

她还没出声，石神就说：“晚安。”

他尽量保持和面对别人时一样的口吻与低沉声音，而且绝对不让两人视线对上，步伐也丝毫未变，他默默走下楼梯。

说不定刑警会在某处监视，所以就算碰到了，也务必表现得只是邻居关系——这也是石神给靖子的指示之一。她似乎也想起了这件事，小声说句晚安后，就无言的上楼了。

一走到惯用的公用电话，他立刻拿起话筒，插入电话卡。三十公尺外有间杂货店，看似老板的男人正在忙着关门打烊。除此之外，周遭没有人。

“喂，是我。”电话一接通后立刻传来靖子的声音。听她的口气好像早就料到是石神打来，这点令他莫名欣喜。

“我是石神。有没有什么异状？”

“啊，呃，刑警来了，来店里。”

“‘天亭’吗？”

“对，还是同样的刑警。”

“这次问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问富坚有没有来过‘天亭’”

“那你怎么回答？”

“我当然说他没来过。结果刑警说也许富坚来时我正好不在，然后就进去后面厨房。时候我听店长说，刑警好像让他们看了富坚的照片，还问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来过，那个刑警正在怀疑我。”

“你会被怀疑是意料中事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刑警只是问这件事情吗？”

“另外，他们还问起我以前上班的店，那是在锦系町的酒廊。他问我现在还去不去那间店，是否跟店里的人保持联系？我照石神先生交代的，一概予以否认。然后我反问他们，为什么要打听我以前上班的店，结果，他说富坚最近去过那间店。”

“我懂了，原来如此。”石神耳朵贴着话筒频频点头，“富坚一定在那间店拼命打听你的下落。”

“好像是，‘天亭’的事好像也是在那里打听出来的。刑警说，富坚似乎正在找我，所以他不可能没来过‘天亭’。我就告诉他，没来过就是没来过，跟我说这种话也没用。”

石神回想起那名叫草薙的刑警的模样，硬要说的话，他给人的感觉还蛮随和的。说话方式也很柔软，不会耀武扬威。但他既然隶属搜查一课，表示他还是有一定水准的情报收集能力。他大概不是那种靠恐吓逼对方吐实的刑警，而是那种不动省册套出实情的类型，他从邮件中发现帝都大学信封的察觉丽也值得注意。

“其他还问了什么吗？”

“他只问了我这些，不过美里……”

石神猛然握紧话筒，“刑警也去找她了吗？”

“对，我刚刚才听说，他们在她一出学校就找上她了。我想应该还是那两个来找我的刑警。”

“美里在你旁边吗？”

“在，我叫她来听。”

美里似乎就在身旁，立刻听到美里“喂”了一声。

“刑警问你什么？”

“给我看那个人的照片，问他有没有来过家里……”

“你回答没来过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们还问了什么？”

“电影的事。问我真的是十日那天看的电影吗？会不会记错了。我说绝对是十日没错。”

“结果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问我是否告诉什么人看电影的事，有没有传简讯之类的？”

“那你怎么回答？”

“我说没发简讯，不过跟朋友提过，结果他就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朋友的名字。”

“你告诉他了吗？”

“只告诉他实香的名字。”

“你说的实香，就是十二日那天跟你聊电影的朋友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你做的很好。刑警还有没有问别的？”

“其他就没问什么了。问我上学开不开心，练习羽毛球累不累之类的。那个人不晓得是怎么知道我参加羽毛球社的，当时我明明没有拿羽毛球拍。”

石神推测，对方应该是看到放在家里的羽毛球拍了。那个刑警的观察力果然不可小看。

“怎么样？”话筒传来的声音变成靖子的。

“没问题。”石神为了让她安心，用力说道，“一切都照我计划的进行。今后刑警应该还会再来，不过只要照我的指示做就不用担心。”

“谢谢，我们只能仰仗石神先生了。”

“好好加油，再忍一下就好。那么明天见。”

石神挂上电话，他一边抽回电话卡，一边对最后那句话微感后悔。再忍一下就好，这种说法太不负责了。所谓的再一下，具体来说到底多久？根本不该说无法量化的话。

不管如何，目前的确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。他早就料到警方迟早会发现富坚打听靖子下落一事，因此他才判断需要不在场证明；而那个不在场证明令警方起疑也是意料中事。

他也猜到刑警会找到美里。刑警大概认为，要拆穿不在场证明，从女儿下手会比较容易。虽然他早就想到这点而做了各种防范，不过或许该再检查一次看看有无漏洞。

石神转着这样的念头一回到公寓，就发现他的房门前站了一个男人，是个身穿黑色薄外套的高个男子。大概是听到石神的脚步声，男人朝他转过脸。眼镜的镜片冷光一闪。

是刑警吗？这是他第一个念头，但他立刻推翻这个想法。男人的鞋子像新的一样，保养的干干净净。

正当他怀着戒心走近时，对方开口了，“是石神吧？”

那个声音令石神仰望对方的脸，那张脸上浮现笑容，而且是个眼熟的笑容。

石神吸了一口大气，瞪大了眼，“你是汤川学？”

二十多年前的记忆，清新地缓缓复生。